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編



古

都

川 李
端 永
康 熾
成 譯
著

438 812/10

春天的花

千重子發現，老楓樹的樹幹上，紫羅蘭已經開花了。

「啊，今年也開了。」千重子遇見了春天的煦和。

這棵楓樹在全市狹隘的庭院裡，可算是一棵大樹，樹幹比千重子的腰圍更粗。可是，那又老又粗的樹皮上長了青苔的樹幹，當然不能跟千重子嬌嫩的身軀相比……。

楓樹在千重子腰高的地方，微微向右扭曲，而在高過千重子頭頂的地方，大大地向右彎曲；彎曲之後，開始長枝桠向外延伸，占據了整個庭院。長樹枝的尖端，因負荷沉重，微微下垂。

在樹幹大大彎曲的稍下方，樹身上似乎有兩個小小的凹處；每個凹處都長了紫羅蘭，而且每年春天都會開花。千重子從懂事的時候開始，樹上就有兩株紫羅蘭。

上面的紫羅蘭和下面的紫羅蘭，相距約一尺。荳蔻年華的千重子想：

「上面的紫羅蘭和下面的紫羅蘭，會碰面嗎？彼此認識嗎？」

所謂紫羅蘭花「碰面」或「認識」，不知是什麼意思。

每年春天會開三朵花，最多五朵。而且都在樹上小小的凹處發芽、開花。千重子從走廊上眺

望；或從樹根處仰視，有時會爲樹上紫羅蘭的「生命力」所動；有時「孤獨」也會從紫羅蘭沁過來。

「生在這樣的地方，還會活下去……」

到店裡來的客人，即使稱讚楓樹的優美，也幾乎沒有人發覺樹上還開了紫羅蘭花。粗幹長了老瘤，積了厚厚的青苔，更增加一份威嚴與雅致。於是，寄居其上的小紫羅蘭就不爲人注意了。

可是，蝴蝶知道。千重子看到紫羅蘭的時候，成群的白色小蝴蝶，正在庭院中低飛，然後從楓樹幹飛舞到紫羅蘭附近。在楓樹吐露淡紅小嫩芽的地方，蝶群飛舞的白色姿態尤其鮮明。兩株紫羅蘭的葉子與花朵，將淡淡的影子投映在楓樹幹新長的青苔上。

是櫻花盛開，陰霾溫煦的春天。

千重子坐在走廊上，望着楓幹上的紫羅蘭，直到成群白蝶飛走。

「今年也在那樣的地方開得那麼美麗。」她想輕聲向紫羅蘭說。

在紫羅蘭花下，楓樹的根部，立着一座舊燈籠。千重子的父親，不知什麼時候，曾告訴她說，燈籠脚上所刻的立像是基督。

「不是瑪麗亞嗎？」當時，千重子說：「大小跟北野天神^①很像。」

「據說那是基督。」父親斷然地說：「沒有抱着嬰兒嘛。」

① 北野天神：即京都市上京區馬喰町北野神社所祀奉的主神菅原道真。

「呵，不錯……。」千重子點點頭，然後問道：「我們家祖先中，也有基督徒嗎？」

「沒有，這燈籠大概是園丁或石匠拿到這兒來的，可不是什麼名貴的燈籠。」

這基督燈籠可能是以前禁止天主教^①時製作的。石質粗脆，所以浮彫的基督像也為幾百年來的風雨腐蝕。只能認出頭部、軀體和腳的形狀。也許本來就是很單純的彫刻，衣袖長及衣襬。似是双掌合十，手臂一帶稍微粗大，形狀看不清楚。可是在感覺上就是和佛像、地藏菩薩像不相同。

基督燈籠在往昔不是信仰的象徵，就是異國情調的裝飾，而現在卻只因為它的古老，才放在千重子家庭院裏，擺在老楓樹根部。來客如果注意到，父親會說那是「基督像」。可是生意上往來的客人，很少人注意到大楓樹下陰鬱的燈籠。即使看到，也覺得在庭院裡擺上一兩個燈籠，是理所當然的事，不會仔細端詳。

千重子把觀看樹上紫羅蘭的眸光下移，注視着基督。千重子雖然讀的不是教會學校，因為喜歡英文，常上教堂，讀新舊約聖經。但是，她覺得向舊燈籠獻花，或點上蠟燭，並不適宜。燈籠上沒有彫十字架。

基督像上的紫羅蘭花，看來倒像瑪麗亞的心。千重子又從基督燈籠移日上視紫羅蘭花。——
接着，突然想起養在古丹波壺裡的金鐘兒。

① 日本在德川時代初期（一六三七年）禁止天主教在日本傳教，也禁止日人信奉天主教。

千重子在老楓樹上發現紫羅蘭花以後，才開始養金鐘兒，也就是說在最近四、五年內養的。在高中同學的起居室聽了金鐘兒的叫聲，便要了幾隻回來。

「養在壺裡，好可憐。」千重子說。同學回答說，這樣比養在籠裡讓牠死去，要好得多了。據說有些寺院養了許多金鐘兒，再出賣卵。同好者似乎不在少數。

千重子的金鐘兒現在已經增加，有兩個古丹波壺了。每年一定在七月一日左右孵出幼虫，八月中旬開始鳴叫。

牠們在狹隘黑暗的壺裡出生、鳴叫、產卵，而後死去。即使如此，爲了保種，也許比在籠中飼養，只能維繫一代生命要好得多。確實是壺中的一生：壺中自有天地。

千重子知道，遠古的中國有所謂「壺中天地」的故事。壺中有玉樓金殿，放滿了美酒與山珍海味。壺中就是遠離世間的另一世界，是仙境。這是眾多的仙人傳說之一。

可是，金鐘兒當然不是厭離塵世才進入壺裡的，可能根本不知道身在壺中，卻在壺中生活。

對於金鐘兒，最令千重子驚訝的是：如果一段時間不從外面引進雌性金鐘兒放入壺中，那麼同一壺中的金鐘兒生下的幼虫就會又小又弱。這是因爲不斷進行近親交配的緣故。爲了避免這種現象發生，金鐘兒的同好，便養成一種交換雌性金鐘兒的習慣。

現在是春天，不是金鐘兒的秋天。可是，千重子從紫羅蘭今年也在楓樹幹凹處開花這件事，想起了壺中的金鐘兒，彼此並非沒有關聯。

金鐘兒是由千重子放入壺裡，紫羅蘭爲什麼會生到這樣狹隘的地方來呢？紫羅蘭開了花，金

鐘兒今年想必也會誕生、鳴叫。

「自然的生命……？」

千重子把春天微風弄亂的髮絲擦在耳後。在比較自己與紫羅蘭或金鐘兒之後，想到：

「我自己……呢？」

在涵蘊所有自然生命的春日裡，只有千重子看見這細小的紫羅蘭。

店鋪那邊傳來準備吃午飯的聲音。

千重子和人約定要賞花，現在該是換裝出門的時刻了。

昨天，水木真一掛電話給千重子，邀她到平安神宮①賞櫻花。真一的同學在神苑入口當收票員，已做了大約半個月。真一聽這同學說，神苑現在正值櫻花盛開的時候。

「就像我叫他看守一樣，沒有比這更正確的啦。」真一笑聲低沉，低沉的笑聲很美。

「我們也會被他看守吧？」千重子說。

「他是看門的，任何人都得從他那兒經過。」真一又笑了一下。「不過，你要是不願意，我們可以分別進去，在庭院裡的花樹下見面。在那兒，一個人怎麼看，也不會看膩。」

「這麼說，你一個人去賞花，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也好，不過今晚下大雨，花謝了，我可不管。」

①平安神宮：在京都市左京區，祀奉桓武天皇。昭和十三年（一九三八）合祀孝明天皇（明治天皇的父親）。

「看落花的風韻啊。」

「被雨打落的繡花，還會有落花的風韻？所謂落花是指……」

「不行。」

「是哪方面不行……？」

千重子選了不醒目的和服，離開家門。

平安神宮以「時代祭」聞名，是明治二十八年（一八九五年）爲紀念一千多年前在京都建都的桓武天皇而建，社殿並不十分陳舊。神門和外殿據說是模仿平安京①的應天門和太極殿。右邊有橘樹；左邊有櫻樹。遷都東京以前的孝明天皇，也於昭和十三年（一九三八年）一併供奉於此。在神前結婚的人爲數甚多。

最美的是點綴神苑成簇的紅櫻花。現在「確實除了這兒的花，再沒有一樣東西足以代表京洛的春天」了。

千重子一走進神苑入口，便覺盛開的紅櫻花色也在心底綻放。「啊，今年又遇見京都的春天了。」駐足眺望。

眞一在什麼地方等待？還沒來嗎？千重子打算找到眞一後，再賞花。她從花樹間走下去。

眞一躺在花下的草坪上。手臂交叉放在頸下，閉着眼睛。

①平安京是桓武天皇在現在京都所建的都城。七九四年遷都於此，開啓了日本的平安時代。

千重子沒想到真一會躺在地上。真討厭，竟然躺着等待年輕姑娘。她並不覺得自己受到侮辱，也不覺得那是沒有禮貌，毋寧說她討厭真一這樣躺着。在千重子的生活中，她看不到男人躺着的樣子。

也許真一在大學校園的草坪上，常跟同學曲肱仰臥，海闊天空一番。現在只是採取那種姿勢而已。

而且，真一旁邊有四五個老婦人攤開疊層飯盒，悠閒談天。真一也許覺得這些老婦人有種親切感，才坐在旁邊，不知不覺躺了下去。

這麼一想，千重子不禁微微一笑，卻滿臉通紅。她沒有叫醒真一，只站在那裡，而且想離開真一……。千重子從來沒有見過男人的睡相。

真一整齊地穿着學生服，頭髮也梳理得漂漂亮亮。長長的睫毛合攏，宛如少年一般。可是，千重子不敢正面望真一。

「千重子小姐。」真一呼喚着起來。千重子頓時不高興：

「躺在那裡，很難看吧？路過的人都會看見啊。」

「我沒睡覺，你來的時候，我就知道了。」

「真壞。」

「我要是沒叫你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

「看到我，還裝睡？」

「想到幸福的小姐走進來，有點悲傷；剛好頭有點兒疼……」

「我？我很幸福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頭痛？」

「不，已經好了。」

「臉色好像不太好呢？」

「不，沒事了。」

「真像名刀哪。」

真一偶爾曾聽人說他的臉像名刀，但聽千重子這樣說，還是第一次。

真一聽人這麼說，總覺得有股什麼激越的東西要燃燒起來。

「名刀不會殺人呀。這兒是花下哪。」真一笑。

千重子輕盈地折回迴廊的入口。站在草坪上的真一也跟過來。

「我想看所有的花。」千重子說。

站在西邊迴廊入口，成簇的紅垂櫻，立刻帶來了春意。這才是春天。紅色的重瓣花成串開到了低垂細小的枝梢。這些成簇的花楸，與其說花開在樹上，倒不如說枝桠支撐了成串的花兒。

「在這裡，我最喜歡這種花。」千重子說着引真一走到迴廊拐向外頭的地方。這兒有一棵櫻

樹更大大地往外披覆伸展。眞一站在她身邊，望着那櫻樹。

「仔細瞧，倒滿女性化的。」眞一說。「低垂的細枝，枝上的花，都柔和而豐盈……」
重瓣的花兒，似乎紅中映出淡紫。

「我以前倒沒想到這麼女性化。色調、情韻和艷麗的潤澤都像。」眞一又說。

兩人離開那棵櫻樹向池塘走去。路上狹隘的地方擺出折凳，鋪着緋紅毯子。客人坐在那裡喝淡茶。

「千重子小姐，千重子小姐。」有人呼喚。

穿着長袖和服的眞砂子，從灰暗樹林中的茶室澄心亭走下來。

「千重子小姐，希望你來幫忙一下。我累了，正在幫茶道師傅沏茶哩。」

「看我這樣子，只能在水屋①打雜。」千重子說。

「沒關係，在水屋也可以。」

「我有同伴啊。」

眞砂子這才注意到眞一，在千重子耳旁輕聲說：

「未婚夫？」

千重子微微搖首。

「心上人？」

①見「千羽鶴」中的附註。

又搖搖頭。

眞一轉身起步而行。

「你們一起來參加茶會怎麼樣？……現在還有空位。」眞砂子邀請，千重子婉辭，然後向眞一那邊趕上去。

「是茶道的朋友，很漂亮吧？」

「普普通通而已。」

「哇，人家聽得見啊。」

千重子以眸光向站着送行的眞砂子告辭。

穿過茶室下的小徑，有一口池塘。靠近池邊的地方，菖蒲葉鮮嫩碧綠，競相亭然而立。睡蓮葉也浮現水面上。

池塘四周沒有櫻樹。

千重子和眞一環着池畔，走進微暗的樹下小徑。一路上泛出嫩葉的清香與濕土的芳醇。小徑很短。比前一口池塘廣闊的池塘庭院，明亮遼闊。岸邊紅垂櫻的花朵，倒映水面，使人双眸爲之一亮。外國觀光客在拍櫻樹照片。

與池岸相對的樹林，馬醉木開了樸實無華的白花。千重子想起了奈良。此外還有許多雖非大樹卻是姿態優美的松樹。沒有櫻花，松樹的翠綠一定很引人。呵，不，現在那一塵不染的松樹與

池水，反令低垂的紅花叢更鮮明地浮現出來。

眞一領先踩上池中的踏脚石。踏石渡池稱爲「渡澤」。圓形的踏脚石很像切下鳥居（神社前的牌坊）並列鋪成。千重子稍稍撩起和服的下襬。

眞一回首說：

「眞想背你走過去。」

「試試看吧，可叫人佩服哪。」

當然那是老婦人也走得過去的踏脚石。

踏脚石的下緣也有睡蓮的葉子飄浮。走近對岸，踏脚石四周的水面映照着小松樹的陰影。

「踏脚石排列的形式很抽象吧？」眞一說。

「日本的庭院也是抽象的吧？像醍醐寺庭院的杉苔，大家都不停地說：抽象、抽象，反倒令人討厭……」

「不錯，那杉苔確實很抽象。醍醐寺的五重塔已修好，正舉行落成典禮。去看看好嗎？」

「很像新的金閣寺，醍醐寺的塔也是模仿的嗎？」

「顏色鮮艷，而且很新，雖然塔沒有燒燬……。是把塔分解後再按原來形式組成。落成典禮正好在櫻花盛開的時候舉行，可能會有很多人。」

「要賞花，除了這兒的紅垂櫻之外，其他地方沒有我想看的。」

兩人走完了稍近裏邊的「渡澤」。

走完「渡澤」的岸邊一帶，松樹林立，不久就到了橋殿。這座橋正名叫泰平閣，是一座會令人想起宮「殿」的「橋」。橋的兩側彷彿低矮有靠背的折凳。人們常坐在那兒休憩，隔池眺望庭院的景致。當然，那是有池塘的庭院。

坐在那兒的人，有的喝飲料，有的吃東西，也有孩童在橋中央跑來奔去。

「真一，真一，這兒……」千重子先坐下，然後用右手按着真一的位子，佔了一個地方。

「我站着沒關係。」真一說：「蹲在你腳邊也行……」

「討厭。」千重子忽地站起來，要真一坐下。「我去買鯉魚餌。」

千重子回來，把魚餌投入池塘，鯉魚成群擁來，有的探身到水面上。小小漣漪擴展開來，櫻樹和松樹的影子搖曳着。

千重子把剩餘的餌食遞給真一說：「給你吧！」真一沒有說話。

「頭還在痛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兩人坐在那兒，坐了很久。真一表情冷峻，凝眸注視水面。

「想什麼嘛？」千重子問。

「呵，想什麼，人總有不想什麼的幸福時刻吧。」

「在這櫻花盛開的日子……」

「不，是在幸福姑娘的身旁……。你的幸福似乎慢慢漂過來，就像溫煦的青春。」
「我幸福……？」千重子說。双眸突然浮現憂愁的陰影。俯首下視，彷彿只有池水映照在她眼中。

千重子站了起來。

「橋那邊有我喜歡的櫻樹。」

「從這裡也看得見。」

那紅垂櫻最漂亮，亦以名樹聞名。枝桠低垂如柳，而且向四方擴展。走到它下面，在似有若無的微風中，花兒散落在千重子腳邊、肩上。

花兒稀稀疏疏飄落在那櫻樹下，也散落浮現在池塘上，但只有七、八朵……。

低垂的枝桠由交叉的竹竿支撐着。花枝的細梢，有的似乎低垂到地。

面對池塘的東岸樹叢上方，可以從這紅色重瓣花的重疊空隙中看到嫩葉遍佈的山巒。

「是東山延續下來的吧。」真一說。

「是大文字山。」千重子回答。

「哦，是大文字山嗎？看來很高呢？」

「在花叢裏觀看，不知怎麼樣。」千重子說着也站在花叢中。

兩人覺得離開這兒很可惜。

這棵櫻樹附近，鋪了粗白沙。白沙右邊有一叢在這庭院中最高的松樹，長得非常美麗，再過去就是神苑的出口。

走出應天門，千重子說：

「到清水寺去看看。」

「清水寺？」眞一的神情彷彿是說多麼平凡的地方。

「我想從清水寺看京町的黃昏；也想看日入西山的天宇。」千重子又說一次，眞一點點頭。

「嗯，走吧。」

「走路去。」

路途相當遠。他們避開電車道，繞遠路進入南禪寺路，走出知恩院的後面，經過圓山公園裡頭，從舊徑到清水寺前，正好春天的晚霞籠罩了那一帶。

參觀的人只有三四個女學生留在清水寺的舞台上。她們的容貌已經看不清楚。

這正是千重子喜歡來的時刻。烏黑的正殿點着明燈。千重子沒有站在舞台上，逕自走過去，從阿彌陀堂前走往後殿。

後殿也有懸崖造成的「舞台」。檜樹皮蓋的屋頂頗爲輕盈；同樣的，舞台也小巧輕盈。這舞台面朝西邊，對着京町，也對着西山。

京町已上燈，天空還留下餘暉薄明。